

◎心香

我与高莽先生的缘分

祝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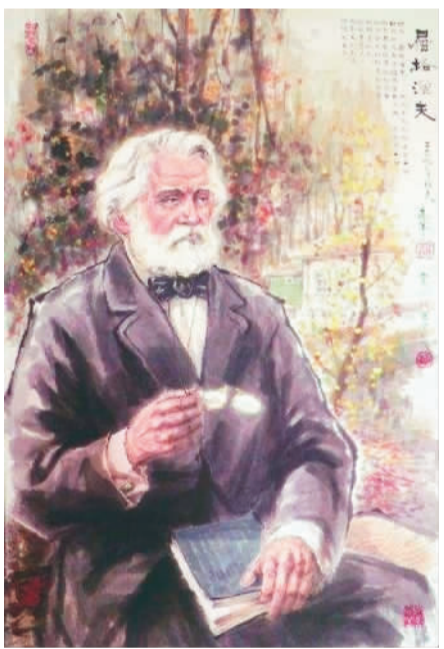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我从书架上找出高莽先生的几本译著，翻开那本厚重的《墓碑天堂》，他清秀的题签赫然入目：敬赠给我的老师、老友、老同行祝勇兄雅正。被尊称为师，我深感惭愧。但寥寥几行写于2009年春节的字迹，却勾起我对高莽无尽的怀念。

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，17岁时在哈尔滨《大北新报》上发表了屠格涅夫散文诗《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》的译文，那是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译文。此后，他一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翻译，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自传《人与事》，莱蒙托夫、舍甫琴柯、叶赛宁、阿赫玛托娃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帕斯捷尔纳克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叶夫图申科等人的诗作。我听别人讲过一件轶事，有一次戈宝权先生出访苏联，途经哈尔滨，召集了七八位翻译家参加一个座谈会。等了半天，只有高莽一人来了。戈宝权有些生气，问其他人怎么还不来？高莽问，还有谁？戈宝权念了参会者的名字。高莽不好意思地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笔名。

高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俄苏文学翻译、研究、编辑和文化交流事业。1997年，俄罗斯总统访华时为他颁发俄罗斯政府奖章，也是在这一年，俄罗斯作协吸收他为名誉会员。2011年，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我初识高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印象中是通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郑思波老师的介绍。出现在我眼前的高莽，身材高大，戴一副眼镜，说话有喉音，声音浑厚而温和。他外表最具标志性的特征，是一头蓬乱的头发，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。他的头发永远梳不整齐，或者干脆不梳理，顺其自然，就像他的个性一样。

高莽当时住北京西三环紫竹桥边，与我单位只有一箭之遥，有时下班从单位出来，一拐弯就到了高莽住的那栋板楼。那些年，不知去了多少次他的家，一聊就是大半天。当时，社科院住房紧张，他的房间很小，与他的名声不相称。丁聪等许多大家也住在那个楼里，情况相似。他带我看过他的卧室，一间很小的房间，他只睡一张窄窄的单人床，腾出空间放置书籍资料，还有许多外国名家给他画的肖像。



屠格涅夫 高莽绘

◎零时差

做客得州平原“农家院”

南希（美国）

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；有些记忆就像退潮后的贝壳，在那里闪闪发亮，等着我把它们从时间的缝隙中打捞出来。

那是1992年，我刚到美国留学，落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小城。得克萨斯州地广人稀，民风淳朴。一个周末，我们几名留学生去一个农民朋友家做客。太阳初升，我们出城后兴致很高。路两旁阡陌纵横，是辽阔的田野，绿草随风摇曳，时见牛羊。公路上很多皮卡，车上面堆放着农业器械和货物。不久，只见一片田野上出现两根高大的木桩，那是农场大门的象征，我们到了。

农场主人麦克站在大门外迎客，他中等个头，皮肤黝黑，说话斯文，一点都不像我印象中的农民。他的太太米歇尔是个高个子，性格爽朗，戴着眼镜，清汤直发，外表像一个女教师。她一声号令，带着我们兴冲冲地跑到菜地里摘菜。麦克家种了很多菜，但是跟大片农田比起

料，还有许多外国名家给他画的肖像。

我最迷恋那些书籍，大部分是俄文原版书，尽管一字不识，它们的装帧却令我爱不释手。还有一些俄文画册，里面的图片令我震撼，其中有我熟悉的俄罗斯作家的个人照、生活场景（包括故居）照，还有手稿、书影。高莽晚年撰写了大量有关俄苏文学的散文随笔，有三本分别收入我主编的丛书，它们是《白银时代》《俄罗斯大师故居》《墨痕》。因为我看过这些画册，就特意请他从中选了大量图片，图文互证。后来我把《白银时代》和《俄罗斯大师故居》寄给柏杨先生，他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，谈对这两本书的喜悦。除了故居，高莽还把他拜谒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大师墓地时的感受都写进了《墓碑天堂》一书，其中有普希金、果戈理、莱蒙托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阿赫玛托娃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爱伦堡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叶塞宁、法捷耶夫、肖洛霍夫等。前文提到的那段题签，就写在他赠我的《墓碑天堂》扉页上。

高莽还是画家，年轻时画过漫画，后来改画人物，以作家艺术家肖像为主。有时开会，他就随身带的笔记本上不停地画，别人以为他在记笔记，那么认真投入，其实他在偷偷地给与会者画速写。日积月累，他的速写本上，留下胡愈之、曹清华、钱锺书、杨绛、季羡林、茅盾、巴金、艾青、田汉、萧军、蔡若虹、华君武、曹辛之这些名家的影像。他把他画的速写拿给我看，我最喜欢巴金的速写，寥寥几笔，非常传神。画中的巴老背着手低头走路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巴老在旁边写了字，“一个小老头，名字叫巴金”。我把我的好朋友、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的周立民介绍给高莽，周立民把高莽画的巴金像印成了一组明信片，作为纪念馆的文创。

高莽母亲告诉他，以后画男人都画得年轻一些，画女人都画得漂亮一些，这样大家看了都会高兴。有一次我去高莽家，他让我坐一会儿，取出速写本给我画像，没几分钟就画完了。我一看，像归像，还不是美化了，比我自己好看。人都喜欢被美化的自我，正如今天用手机拍照，都喜欢加上美颜功能。我不能说画中人是我，只能说是理想中的我。“童言无忌”，高莽听了也不怪罪。相反，我们聊天总是有说有笑，洋溢着欢声笑语。或许因为都是东北人，骨子里有点幽默的天性，彼此间谈笑风生，令我至今怀念。

后来，高莽搬去东三环的农光里，我住西四环，几乎要横穿整个北京城才能到他家，见面机会就少了，差不多一年半载才去一次。每次去，高莽都格外高兴，一定要留饭。他住紫竹桥时，赶上饭点儿，我不知道蹭了多少顿饭。到农光里后，每次我去，高莽和夫人孙杰更不让我走，每次必留我吃饭。孙杰眼睛看不见，做饭的任务全落在高莽女儿小岚（我称岚姐）的肩上。我起初极力推辞，时间久了，几乎成了一家子，也就习惯成自然。在高莽家吃饭，更能体会到他们一家人的其乐融融。我特别喜欢听他们父女对话，轻松、机智、幽默，有点脱口秀的意思，透着父女间的熟稔与和谐。

孙杰当时已失明多年，高莽每天都要给她点眼药水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不耽

误。有时他跟我说着话，说着说着就去给老伴点眼药水了。他是那般专注，跟画画时一样。除了点眼药水，他还给她读书、读报、讲天下事，成了她的眼睛。

高莽和孙杰都属虎，他把他们的家命名为“老虎洞”。华君武给他们画了一张漫画，就是一只公老虎给一只母老虎点眼药水。我忘了问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，但我知道他们至少在1947年就认识了。那一年，21岁的高莽翻译完《保尔·柯察金》剧本，该剧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，首演扮演冬妮娅的演员就是孙杰。假如从那时算起，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他们已相识半个世纪了。漫漫人生中，他们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，实在难以想象。但经历了如此漫长时光的磨砺，他们的感情丝毫未损，愈发深厚，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慨。

与高莽相识20多年，他不知给我写了多少封信。2000年11月8日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：“寄上咱们在美术馆拍的照片两张，留作纪念。关于《人与事》，你问新闻总署的版权单位……我请人问问他儿子……伺候你的小宝贝！伺候夫人与全家！”我和高莽去中国美术馆做什么，我已想不起来。20多年过去，这两张合影，也不知去向了。但高莽信中说《人与事》，我还记得。高莽曾翻译过苏联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《人与事》，以“乌兰汗”笔名在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，出版时间是1991年。2000年，其版权已过期，我想张罗此书重新出版，请高莽征求帕斯捷尔纳克儿子的意见，于是有了信中所说的版权一事。

我为高莽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作家的画梦》，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《书摘》杂志1998年第6期上。这一年我出版了三卷本《祝勇作品集》，其中有一卷《智慧的痛苦》，写我熟悉的上一代文化人的命运，其中有冯亦代、黄宗英、刘绍棠等，也把这篇收入其中。高莽看到《书摘》上的文章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么一写，我觉得自己还挺了不起的。”

2002年，我的作家朋友刘元举任《鸭绿江》杂志主编，邀请我开一年专栏。刚好我与北京的一些文化老人作了一些对话，就拿给《鸭绿江》发表，其中有一篇《与高莽对话》。次年，我把这些对话交给花城出版社出版，这就是《提问者祝勇》一书。当时，我请高莽提供了一些俄罗斯作家的珍贵图片，高莽在2003年4月10日给我写的信中说：“祝勇：找了7张与你的文章有关系的照片，现寄上，请查收。这些照片中的人物，在你的《对话》中都提到过。如需要选用风景，记得我借给你的俄罗斯风景画展的画册中，可挑选几张风景画。祝好！”

我的这些文章、书籍中的精美插图，皆有赖于高莽狭小书房中的“资料宝库”。但高莽的居住空间的确过于逼仄，他70岁生日时，俄罗斯驻华大使要去他家道贺，他不敢将大使先生领到家里去，以免露怯，只好约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。搬到农光里后，居住条件略有改善。他的书房，有两壁书柜，一张写字桌。窗下那张大写字桌也作画室，所以书房也是画室。画室边一张单人床，可作沙发，请客人坐，画室就成了客厅。晚上用来睡觉，客厅就成了卧室。高莽是跨界大师，横跨文

学、翻译、学术研究、绘画诸界，绘画又兼及油画、国画和速写，但他的跨界都是在这间小小居室完成的。尤其是画画，往往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，有良好的光线。住紫竹院时，他的房间光线不好，就尽量借助日光多于一点，天光一旦昏暗下来，他就干不成了，开着灯也不行。农光里的房间稍大，但画大画也很受限制。有一天，我去看高莽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刚刚完成了一幅大画，是丈六的水墨长卷《赞梅图》。“梅”，是梅兰芳，在他身边，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萧伯纳、布莱希特、塔伊洛夫以及唱《伏尔加船夫曲》的夏利亚宾，当然还有梅耶荷德。上世纪50年代，高莽陪同梅兰芳访苏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里漫步，梅先生对他说：“梅耶荷德最懂中国戏曲，你将来要画画，请将我和梅耶荷德画在一起。”把梅兰芳和这些杰出的俄罗斯戏剧家、歌唱家画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夙愿。农光里的房间狭小，宣纸铺展不开，他只好匍匐在地，画一点卷一点。不能退远观看，掌握比例和透视都是一件难事，但他已经习以为常，积累了一套经验。几乎整个夏天，他都躲在闷热的小屋里作画，从早上起床一直画到夕阳西沉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比上班还忙。这幅画卷后来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馆。

高莽九十大寿时，他的好友、作家鲁光赠他一诗，诗云：“老虎九十不出洞，写画人生不放松。待到高兄百岁时，老友相聚喝一盅。”

2017年，高莽91岁。我去看他时，正逢孙杰住院，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们聊了很多事，告别时我让他宽心，说一定会有惊无险的。他说和我聊得高兴，让他一时忘了难过，但一提到他老伴，心里就又难过起来。我心疼高莽，也为孙杰悬着心，但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没想到相隔半年多，两位老人相继离世。我们舍不得，但人寿命有限，他们毕竟不能永远陪伴我们。

2021年，南开大学教授、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谷羽给我打电话，想编一本纪念集，纪念高莽先生逝世五周年。在电话中，我得知了一件事。谷羽当年准备翻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著的《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（1890至1920年代初）》（后来出版时改名为《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》），高莽找到敦煌文艺出版社购买了版权。谷羽想请他主持翻译，高莽却极力推辞，写信说：“到了你这个年纪，应该做一件大事了。”谷羽便请他做顾问，并给这套书画插图。没想到的是，高莽不仅画了38位诗人和作家的肖像，而且每一幅都多画了一份，寄给他保存，说以后再翻译其他作品时可以做插图使用。谷羽对我说：“谁都知道，当今的国画家都是以平尺论价，动辄上万元、几十万元每平方尺，高莽却无偿送给我那么多肖像画，这是何等无私与慷慨。”说到高莽的人品，没有人不景仰赞叹。

这部《“老虎洞”的艺术家——高莽纪念文集》后来于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认识高莽，还有他的家人，是我此生最幸运、最美好、最值得珍视的经历之一。他的学问、人格、品性，都令我无比敬重。我很想念他。

学、翻译、学术研究、绘画诸界，绘画又兼及油画、国画和速写，但他的跨界都是在这间小小居室完成的。尤其是画画，往往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，有良好的光线。住紫竹院时，他的房间光线不好，就尽量借助日光多于一点，天光一旦昏暗下来，他就干不成了，开着灯也不行。农光里的房间稍大，但画大画也很受限制。有一天，我去看高莽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刚刚完成了一幅大画，是丈六的水墨长卷《赞梅图》。“梅”，是梅兰芳，在他身边，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萧伯纳、布莱希特、塔伊洛夫以及唱《伏尔加船夫曲》的夏利亚宾，当然还有梅耶荷德。上世纪50年代，高莽陪同梅兰芳访苏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里漫步，梅先生对他说：“梅耶荷德最懂中国戏曲，你将来要画画，请将我和梅耶荷德画在一起。”把梅兰芳和这些杰出的俄罗斯戏剧家、歌唱家画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夙愿。农光里的房间狭小，宣纸铺展不开，他只好匍匐在地，画一点卷一点。不能退远观看，掌握比例和透视都是一件难事，但他已经习以为常，积累了一套经验。几乎整个夏天，他都躲在闷热的小屋里作画，从早上起床一直画到夕阳西沉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比上班还忙。这幅画卷后来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馆。

高莽九十大寿时，他的好友、作家鲁光赠他一诗，诗云：“老虎九十不出洞，写画人生不放松。待到高兄百岁时，老友相聚喝一盅。”

2017年，高莽91岁。我去看他时，正逢孙杰住院，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们聊了很多事，告别时我让他宽心，说一定会有惊无险的。他说和我聊得高兴，让他一时忘了难过，但一提到他老伴，心里就又难过起来。我心疼高莽，也为孙杰悬着心，但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没想到相隔半年多，两位老人相继离世。我们舍不得，但人寿命有限，他们毕竟不能永远陪伴我们。

2021年，南开大学教授、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谷羽给我打电话，想编一本纪念集，纪念高莽先生逝世五周年。在电话中，我得知了一件事。谷羽当年准备翻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著的《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（1890至1920年代初）》（后来出版时改名为《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》），高莽找到敦煌文艺出版社购买了版权。谷羽想请他主持翻译，高莽却极力推辞，写信说：“到了你这个年纪，应该做一件大事了。”谷羽便请他做顾问，并给这套书画插图。没想到的是，高莽不仅画了38位诗人和作家的肖像，而且每一幅都多画了一份，寄给他保存，说以后再翻译其他作品时可以做插图使用。谷羽对我说：“谁都知道，当今的国画家都是以平尺论价，动辄上万元、几十万元每平方尺，高莽却无偿送给我那么多肖像画，这是何等无私与慷慨。”说到高莽的人品，没有人不景仰赞叹。

这部《“老虎洞”的艺术家——高莽纪念文集》后来于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认识高莽，还有他的家人，是我此生最幸运、最美好、最值得珍视的经历之一。他的学问、人格、品性，都令我无比敬重。我很想念他。

子也不断扩建。这些房间虽然并不豪华，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这时，几个青年走进门说：“麦克，我们来了！”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家庭，兄弟姐妹五人都被麦克收养，成年后，各自成家立业，开始新生活。麦克夫妇不让他们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而是直呼其名。

丰盛的午餐聚会后，我们在农场田野上散步。在夕阳余晖中，我们跟主人告别，麦克和米歇尔站在草地上向我们频频挥手。夕阳下的平原辽阔宁静，带着梦幻色彩，地平线上有几个黑点起伏波动，是远处行驶的汽车。坐在车上，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辽阔的平原上，麦克的农庄渐渐远去。比平原更辽阔的，是他那善良的胸怀。



资料图片



采茶

老树绘

到达团结丫口时，已是中午12点。由于是雨季，从县城过来不足百里的路，越野车硬是有气无力地走了三个多小时。路是那种土石路，泥巴夹着碎石，下雨天路面湿滑，越野车必须用低速四驱模式才能通过，其间大概有四到五个弯道，得连续倒几把车。

细雨中有微风，感觉这风中有些许淡淡的清甜味儿。透过车窗，满眼的绿，青翠欲滴。车子晃荡比较大，根本拍不了照，如果停车拍照，其他车就没法通过。美色美景，也就只能留在脑海里了。

团结丫口，是一个地名，位于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鲁史镇，近些年因近百株数百上千年的古茶树渐为人知。其实，这里从不断过烟，只是与外界鲜有交往而已。人山入口有一座高约一米二的塔，塔实心，用当地石块垒就。塔顶是平的，上立一石雕，我端详半天，觉得可能是“看山虎”，旋即问当地老人，他们都认为是熊，而且是明代时就有了，至今已400余年。这“熊”的前方，一片古茶树，在坡地上零零散散地站立着。近前一看，有的挂了牌子，有的没挂。其中较大的一株高约十米。听人说，这株茶树今春采茶时得干茶12.8公斤，以每公斤3.6万元成交。我心想，这可是宝树啊，一个春季就能赚回四五十万元。

我们进到一农户家。主人一见我们就热情地迎上来，招呼大家落座，散烟。主人今年59岁，他的门牙已快掉光，写在脸上的沧桑更像是我这个同龄人的父亲。传了烟，主人转身拾了个塑料筐，朝院子西边一指说：“果熟了，我去摘些果果来，你们尝一尝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三五株李子树，在微风中晃动脑袋。有人在后面大声喊：“注意安全啊。”少顷，他端了大半筐李子回来，穿了一双塑料拖鞋的右脚，大拇指正流着血。“这两天雨，树有点滑。”他一副豁达的样子。随行的人取了创可贴，替他把手受伤的脚趾裹上。我们吃着摘回来的李子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

从他家出来，又见到那个石雕。我认真看了看，头像狮，身如虎。转到后面去，看到短而直的尾巴，心里大致明白了当地人为什么说它是熊了。

接下来又到了另一个农户家。这家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留下一个40多岁的儿子照顾年迈的老母亲。见来人多，本来说话就不利索的他，显得有点儿结巴，“你们吃……吃瓜……子嘛”，遂进屋拿出一个青花小盂来。众人竟围观，得出个大致结论，是明青花，民窑。我对此知之甚少，只顾聊天。这时，朋友趋前对我说：“你看这个老太太，83岁了，脸上什么瑕疵都没有。”果然。老太太一直坐在她专属的椅子上，一言不发，面带微笑地看着客人们喝茶、吃瓜子。我们向她告别，她一如既往地没说话，微笑着向我们挥了挥手。朋友说，这个老太太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团结丫口。

从老太太家出来，顺着“熊”石雕背后方向往左走，是一片茶园。路边有几棵长得比较大的茶树，我问为何不采摘？“这是野生茶，叶片表面非常光滑，这个茶如果喝了容易拉肚子。”对茶有所了解的人解释说。

在山坡上回望，除了满眼的绿，就是零星点缀其间的民居，都是清一色的石板盖顶、清一色的石头墙。下了山，又一路颠簸着走了约两小时，我们在傍晚到达了鲁史镇。

这是一个茶马古道上的重镇。2013年，茶马古道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文保单位碑牌前，同行的何先生指着对面的村寨向我介绍，左边那个叫金鸡山，右边那个叫凤凰山，我的老家就在金鸡山。

走在几百年前古人走过的石板路上，偶尔会看到残留的马蹄印。由于长期踩踏，有些石板已经有了大大的裂缝，上面间或有一两株杂草，拼命生长着。在这里，我隐约看到了鲁史古镇往日的繁华。

第二天午后，我们返回凤庆县城。通往县城的路上，同车人指着路边一个村寨说：“当年徐霞客就在这儿喝的太华茶。”回来翻书，《徐霞客游记》写道：“晨起而饭。驼骑以候取盐价，午始发……又下三里，过一村，已昏黑。又下二里，而宿于高筒槽。店主主人梅姓，颇能慰客，特煎太华茶饮之。”这说的是1639年的农历八月十四。当时的“高筒槽”现在换了个字，叫“高视槽”。不同的是，当年的店主梅先生用太华茶招待了徐霞客，当地朋友招待我是“团结丫口”；徐霞客是从北往南走，我是从南往北走。其间相去已近400年矣。

凤庆昔为顺宁府，旧称蒲门，乃彝族话“蒲满”之转音。“蒲满”指的是古濮人，即今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。当地方志记载，“濮人善制茶。”凤庆盛产红茶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◎山河志

寻访古茶树

马非